

河干問答

附河工書牘
塞外紀程

安平陳定齋先生遺箸

黔南叢書別集本

地721
247.1
部三

中802
626.18/7534.7

燕南叢書別集之一

河干問答

孫獨山莫氏寫本校印

重刊河干問答序

余既感於安平陳定齋先生之風義爲刻塞外紀程一書復涉想及於河干問答顧黔中久經變亂圖籍灰劫幾經層累曲折始於江都莫君經農許得其先德邵亭先生手勘寫本繼於陳氏譜牒中見其孫若疇初刊序文知此書曾於道光八年刻於京師其後貴陽黃氏藏書佚出道光刻本居然具在適紫江朱桂辛丈自北平錄示其存素堂入藏圖書河渠之部目錄且曰河干問答在平狂求不得故鄉想可蹤跡余因以莫氏寫本影

河干問答

序

一

黔

南

叢

書

鈔寄去已而復書至曰定齋所箸河干問答北方竟無傳本細讀一過此老於八十年前已論及河當北徙咸豐中遂有銅瓦廂之決改道利津今利津海口高仰又有屢決長垣之事貫台決口若竟不能堵河必北趨而灌津沽幸而獲堵恐又將逼之南徙重亂淮泗治水專家方汲汲於潘季馴束水攻沙之議定齋則力反其說可謂特識又定齋主變漕運爲海運均有先見後數數百年皆不出其所料自當力爲傳播以促治水專家之認識世之論者每以道學經師視定齋事功不顯未免

失之第二書又曰河干問答承補寄其孫若疇始刊序
文屬爲印行已付梓人仿黔南叢書格式排印并將塞
外紀程附入此間索鈔此書者不少愈堅我傳布之志
原擬詳查河工諸書考陳家浦決口一案河督白鍾山
獲罪之由與定齋自願同受譴責不自規避之義並就
其籌河諸條所持先見作一索隱顧徧覓御史楊開鼎
所參原摺及定齋呈部爲鍾山辨白書皆不可得吾黔
陳松山給諫田爲定齋作傳至指爲書生之見而開鼎
參摺則指鍾山出納慳吝任情減駁致誤大工皆與定

河干問答

序

一

黔南叢書

齋所言參商元明以來河工痼習太深徙南河廢堤防
改海運裁河官皆人所不敢言更中河員所深忌孫文
定公嘉淦以其書進呈留中不發必有密授河臣計議
之事陳家浦之決外爲河工人員逞刁計以苦河臣內
而部中反對改制者又聳動言官以相攻詰也蛛絲馬
跡大可尋索最可異者乾隆十年上諭云陳家浦未決
以前工員四次稟請發帑河臣只給銀數千以致緩不
濟急蓋河臣係河員出身工程熟練綜核太甚工員含
怒俱有幸災樂禍之心此朕得諸訪聞者其言實中白

鍾山之病又諭鍾山曰禹之治水未聞備料建堤也古
今時勢不同只得行其下策耳此而不勉責有攸歸矣
高宗上諭隱隱針對定齋不宜築隄及河自西南淮自
東各行故道之說定案亦極平恕不一年而鍾山起用
定齋賜環荷戈之咏附入河干問答實屬切合本事而
定齋不磨之議論與見解見諸百年之後者已有數端
今之治水家所當引爲圭臬者也吾子於定齋塞外紀
程前曾作序而於河干問答搜索傳寫大費氣力請即
酌採前證作一序言弁之簡端第三書曰定齋全集友

河干問答

序

三

黔南叢書

人尹石公家庋有一部曾借校莫氏鈔本得訂正十數
字又見猶存集中有論河工書牘數篇塞外與友人書
亦在集中塞外紀程尊序引定齋牒部科之文猶存集
無之未知出於何處幸示來歷月前曾以河干問答寄
示黃河水利委員會會長李儀祉請其就河工今昔情形
對定齋主張作一評論吾知其必有合也云云惕安於
治河之道素無心得然觀於定齋之說固已歷驗不爽
矣近年河患之烈關係國計民生者至大中外學者方
講求根本之大計若斯編者其足以資參考可斷言也

抑尤有可紀者定齋主改海運裁河官而不果至光緒
季年始經漕督李苾園端棻陳奏得請苾園蓋亦吾黔
之英也茲仰承桂辛丈之督飭因序次其三次來書以
見重刊本書之始末既以著桂辛丈之盛意熱忱亦以
見惕安之空疏無似爲可愧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貴陽後學凌惕安

河干問答

序

四

黔南叢書

始刊河干問答序

道光八年六月於官禮部友人處得閱邸抄知貴州撫臣奏安平縣詳請康熙癸巳進士原任已故大名道陳法入祀鄉賢祠即吾祖學者稱定齋先生者也內載吾祖著有易箋採入欽定四庫全書又著明辨錄河干問答醒心集行世易箋明辨錄醒心集久經刊刻布散人間惟河干問答未及梓行不絕如綫數十年前有知者轉相傳寫故吾黔中丞得入奏章而陳氏子孫日久失傳竟有莫得見者兄子體正孝廉適以書來云曾祖

河干問答

序

一

黔南叢書

所著河干問答在黔孫曾均欲索觀於是若疇梓行之舉從此始先生於乾隆初年歷任山東運河道護理東河總督調任淮揚道親視隄工熟爲籌度乃成此書甲子乙丑間孫文定公嘉淦嘗敬呈御覽留中乙丑秋調直隸大名道此書遂不果行於茲八十有五年矣整襟敬讀先論南徙與二瀆交流之害次論河不能分與分黃導淮之難並論河決之由補偏救弊不易縷列紙上如數掌紋人人知爲害有如是者害旣明然後移而就利必樂從乃論河道變通其利二十有二運道變通其

說有二復以漕運調劑之宜諄諄言之終之以辨惑論
以及開河不宜築隄經理東南之策確有可信而治河
之道畢焉中間由漢至明司河務箸河論人名書名近
不經見彙萃言之淵博詳明無一鑿空語夫事知之者
固難行之者尤難即或知其當如是而起而行之需
大英豪當斯任無其人則事終不能行漢董仲舒所謂
有治人無治法非無治法也而行斯法者數百年不一
見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先生自言存吾說以
俟後人一旦有慨然行之者而是書具存可取而用之

河干問答

序

一一 黔南叢書

刊書之意其在斯乎第十孫男若疇謹序

道光八年孟秋中浣

安平陳定齋先生事狀

節錄衍石齋記事續稿謝陳二先生事狀



嘉興

錢儀吉撰



陳先生法字世垂別字聖泉晚又號定齋上世江都人
明初有以校尉從平普蠻授平壩衛左所百戶世襲遂
爲黔之安平人先生康熙癸巳春舉於鄉是秋成進士
選庶吉士授檢討丁酉戊戌與謝先生俱充同考官雍
正初特旨舉翰林才堪部務者改刑部郎中久之以省
親假歸八年特召來京授直隸順德府知府十一年所
屬平鄉牛產子一角龍麟而牛蹠人皆曰麟也縣令以
爲祥將上聞先生抑不許唐山令趙杲以毀宣懿諸山
寺觀爲義學被劾罷先生引疾歸

河干問答事狀

一 黔南叢書

高宗登極孫文定公薦授山東登州府知府擢山東運
河兵備署東河總督調江南廬鳳兵備淮揚兵備於是
攷論河務爲一書曰河干問答略謂司馬遷言中國山
川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渤海唐一行言山河之
首尾與雲漢之升降相應而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
紀河出於西極注之東北天之經也地之紀也不可得
而易置之也前代河南河決入淮者漢元光宋太平興

國咸平天禧間皆未久即塞還復北流自近世爲漕運計遂迫之使南奪淮而淮乃瀦爲湖故洪澤邨名也前此未有湖也漢陳登築堰溉田今之茆家圩塘梗是其遺迹非卽今之高堰宋乃有洪澤湖之名至潘印川而有蓄清敵黃之說自是隄日加高河數變而湖亦日高湖底日淤伏秋盛漲淮揚下游日以災告或逆漾而上如甲子春雨淮水入壽州阜陽深至一丈五六尺是上游亦被其害振恤蠲緩不可勝計二瀆交流之害如是分河導淮昔固有議之者分河則必在迂曲之處所謂

河干問答

事狀

二

黔南叢書

河頭也今清口而上河流迅直無河頭可引則引之也難導淮則當別開一河以淮之故道還淮而分淮一支入河以通漕計其地淮當行三百餘里而達於海費鉅無益攷之前代河常北決至張秋自明至康熙季年皆然卽宋時咸平間決鄆州浮鉅野天禧間決滑州歷濮鄆注梁山灤鉅野通梁山亦卽在張秋東今自封邱以抵張秋若洪河沙河魏河漆河故道甚多謂宜於其中擇堅地因故渠引大河北行至張秋自張秋以東有大清河卽濟潔之故瀆深至二丈餘寬數十丈歲惟戴邨

壩減下之水行之此天之所以待黃河也而大清適符國號非河至今日必行此道邪若即大清河及鹽河開浚之導河而北以達於海用財不過數百萬當兩河數年之費而有無窮之利河歸於北而淮得獨行洪澤之水盡浚入海湖涸爲田皆膏腴高寶諸湖亦皆爲沃壤皖豫常無水患新河永不築隄其東南近山更無用隄歲省兩河壩埽官役之費六七十萬河南山東淮徐之民蘄料之役皆可免開封去河四十里水與女牆齊徐州尤瀕河自後常無河患運河分淮流以入江不復爲

河干問答

事狀

三

黔南叢書

河淤諸牘洞亦可由民便時啓閉以灌田脫鉅害蘇民困省度支計無便於此者而運道當變通其說有二昔元由海運苦其漂失謀開膠萊明苦河淤運亦屢開之而俱不成蓋海道惟登州府今榮成縣之成山頭其山徙入海中舟至此多壞逾此則沿海濱而行名爲海袖皆有泊舟處與大洋絕異今商旅之由登萊至天津者風帆如織乾隆三年轉運登萊倉穀數十萬石至天津近事之可驗者若河復北流則漕舟由汶入河由河入海其達津門也一日夜耳是坐收膠萊之利也然人之

畏海望洋而驚無高論以駭俗夫衛之源大於汶汶可分則衛亦可分莫若於衛入漳之上關牖開渠斜入於河以下審其地勢更爲數牖節宣之由汶達河由河溯衛以入於漳不過迂漕舟一二日程可安行而北矣或猶以爲苦淺則於磁州臨漳間爲牖引溢以益運磁州漑田當用溢而漕常以四月過非田時或仿衛源分日之例可也孫公見其書善之以奏御留中久之某公入覲上語及之對曰是書生之見耳尋調直隸大名兵備時乾隆十年冬也是歲河決江南陳家浦時白莊恪公

河千問答

事狀

四

黔南叢書

爲河督塞決緩阜寧鹽城害尤劇被劾去官且以從前所辦多不應興之工有旨責令賠補先生念舊與白公同事不可使獨受譴牒部科自引咎且爲白公辨析略云陳家浦隄漫溢各處渡船分往水次接濟人民當時未據報有溺斃人口今既勘明接渡不及者自所應有是本道亦在失察若止將總河議處本道以調任幸免清夜難安伏乞一併議處至善後案內遙越隄工經大學士等議覆應行修築奉旨依議遵照辦理今勘隄尾離圍隄六百丈係無益之費著落白鍾山賠補黃河水

勢倏忽變遷此工在雲梯關五十里雲梯關卽當日之
淮河海口黃河徙淤出二百餘里上雖淤土底則海沙
虛鬆頃刻深四五丈椿埽難施居民鮮少人夫難集或
倉卒間越隄難禦不能無潰決之虞是遙隄之築實爲
有備無患若河工陰資保障而錢糧獨累賠補似非情
理之平河工不過補偏救弊本無萬全之策總河職任
危苦養廉不及督撫之半有失事則議處之罷斥之足
矣重之以賠累則任事益難人非貪贖誰有餘貲非聖
世所以勵臣節也大臣以聞下部議革職發軍臺效力

河干問答事狀

先生以四駱駝負書數萬卷赴第十六軍臺日箸書居
二年成易箋八卷多取程朱傳義發明之而異者亦多
自序不欲如前人株守師法黨同伐異之所爲也其駁
來知德錯綜之說尤詳盡今錄入四庫全書又以王陸
之學疑似亂真辭而闢之爲明辨錄原文見明辨錄序
及學案小識故節
去書凡十篇辨論至明哲格致之說發明大學補傳之
旨指示親切確有持循學者宜盡心焉故掇其大要箸
於篇軍台無井居民取之百里外先生以夢得其地召
衆掘之得泉甚甘至今號曰陳公井戊辰先生子慶升

成進士選庶吉士呈爲父贖罪上俞其請先生還京師
陳文恭兩荐於上前先生無意仕進遂歸主講貴山書
院束修之入爲擴學舍置學籍主講十有八年而卒慶
升官至大理寺少卿大理之子若疇先生第十孫也乾
隆甲寅舉人後官某學教諭嘗攜先生所著書過予舍
並示當時官牘數巨冊爲言先生行事皆有徵若疇籍
順天子孫今爲京師人而安平之族爲庠士者亦衆
論曰自予入台始知謝先生因求其奏草多不傳獨得
乞養陳情一疏至情感惻雖李令伯無以過夫臣子之

河干問答事狀

六

黔南叢書

心一也吾以是知先生之不欺也陳先生治河事吏議
不之及乃爲上官訟冤甘心自劾亦難能哉君臣朋友
間若兩先生庶幾盡誠而無憾也乎河患自明以來日
甚河淮交流爲害至今尤驗嘉慶中嘗北決至張秋大
臣有言可順水之性還之北流者然終不果行亦以漕
運故夫浮海之役時有利鈍且一舟壞輒失千百人故
明改元法重民命也衛源弱不若汶之可分他旁近諸
水多不可引昔人亦有議之者陳先生所言恐疏闊第
箸之以俟後之任事者權其利害輕重焉

士按謝先生名世濟字石霖廣西全州人康熙壬辰進
 書也阿爾泰軍台効力著書若干卷即今所傳藏匣十
 情外儀曾為滿御道史倉德所劾州縣不之罪嗣以母老陳
 激開罪巡撫許容授意藩臬等煽羣小構陷之遂與
 大獄上命阿里袞至湖南會同總督孫嘉淦審訊而
 繼任糧道適為倉德署理倉德在台曾劾謝先生者
 更揭其短並以孫文定批牘上之部臣以聞上以孫
 獲之狗庇不奏罷初謝阿里袞在翰林時與孫文定黔皆
 先生法友善楚人皆清直介立論陳先生議慷慨相
 也及孫公治獄不直歸京師過陳先生謝不見遂得
 絕交具在謝先生事狀中陳謝二先生文章氣節同
 時共鳴而折檻先生之諍強項之辨遭際又極相似故錢
 鍾新梧合二先生事狀而論先生之宜也又定齋為自尚書
 鍾山辨護揭帖亦載陳先生狀中與凌惕安自安平

河干問答事狀

七

黔南叢書

陳氏家譜錄出者文字無少異且檢國史館本傳及
 陳松山所撰定齋小傳乃知皆取材於此不過史官
 載筆者各有趨重大都崇道敘述特詳不啻為河干
 獨見其全於定齋河工建議敘述特詳不啻為河干
 問答作一提要也取工書牘茲以河干問答刊入黔南叢
 書復增輯一定齋河工書牘茲以河干問答刊入黔南叢
 俾世之尚論陳先生者匪特於經義之外得明焉河工
 原委而風節行誼施於朋友者亦得有所互證焉河民
 國二十四年十月鄉後學朱啟鈞識

河干問答目錄

黔南叢書別集

論河南徙之害

論二瀆交流之害

論河不能分

論分黃導淮之難

論河決之由

論河工補偏救弊之難

論河道宜變通

論運道宜變通

河干問答

目錄

論漕運宜調劑

辯惑論

論開河不宜築堤

論經理東南之策

河干問答

清安平陳 法定齋著

論河南徙之害

客有問於余曰河之南也久矣亦氣運使然乎余曰非也鴻濛瀕洞之初大塊融結水流山峙各有部分故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如人五官百骸氣血流通不可得而倒置變易之也其或六氣七情感而成疾血氣有妄行之時則調劑之以復其故未有聽其妄行而且逆制之擾亂之而能生者也東海爲百谷之王江淮統西南

河干問答

一 黔南叢書

千支萬派之水趨之已爲澤國河出於西統崑崙積石而注之東北此天之經也地之紀也不可得而易置之也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設於渤海唐一行言山河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相應而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河之南與天文不相應矣河之入淮如漢之元光宋之太平興國咸平天禧熙寧皆由澶濮曹鄆以入淮泗然不久而即塞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由濮范鄆城至張秋亦南北分流入海其後乃由蘭陽曹單歸德下蕭碭以入淮元明以運漕益

逼河而南故環北數千里無大川而區區淮揚乃爲河
淮江漢並趨之處非天地之常也河之由濮鄆入淮以
地勢之南高北下也自蘭儀而東地勢稍高故在豫東
河之決而南者十之二三其決而北者十之八九自曹
單至徐兩山夾峙徐州城外河僅寬六十餘丈又百餘
里至睢寧之鯉魚山南岸即峰山龍虎山河寬百丈河
底皆砂石河流爲之關束壅於下則決於上故明之中
葉及其季年則自歸德而下徐州而上中間數州縣皆
其蹂躪之區矣斬文襄公不得已而開毛城舖又縱之
入微山湖然其淹沒民田亦不少矣其自徐州而下則
往往爲淮揚之害邳宿桃清在黃運兩河之間無歲不
災沐沂之水自馬陵諸山建瓴而下每一漲發爲堤所
束不得入淮則溢而爲沭陽海州之害動輒告災此皆
河南徙之爲害也世之人習見河之南流不以爲異而
不知違其故常而爲害滋甚也

論二瀆交流之害

或曰後世何以河患之劇也曰江淮河濟四瀆分流入
海此天之經也地之紀也自河溢而堙濟又南徙而奪

淮此後世之大變也而人習而安之毫不以爲怪亦未
知其爲害之大也請試言之夫淮天下之大川也名爲
納七十二道山河之水以河南通志考之蓋不下三百
餘道南至光山桐柏西極陝洛北至中牟鄭州環數千
里之水涓滴皆入於淮以入海自黃奪淮乃滯而爲湖
故洪澤村名也前此未有湖也漢陳登之築堰以灌田
興水利即今茆家圩塘埂皆隴畝之遺跡也未必即今
之堰宋乃有洪澤河之名元時運道由海口而上亦未
有蓄清敵黃之說隆慶間王宗沐築堤只高七尺吳桂

河干問答

三 黔 南 叢 書

芳疏云堤高七尺水深不過五尺萬曆七年潘印川築
高一丈然由周橋而南二十五里皆無堤常三省猶揭
之於朝其後水患日甚牛應元張企程夏之臣相繼言
之遂開武家墩周家橋而潘公亦以此獲罪斬文襄公
築翟家壩堤二十五里至二十二年而泗州城郭公私
廬舍俱湮沒矣今堤日加高湖水滯之日深泗州浮圖
乃露其頂黃河日高黃強淮弱爛泥淺僅深五尺其泥
浮鬆難去清口之所出無幾每西北風起黃流直灌至
高堰而南既淤其東北朱家口之決二年乃塞又漸有

淤其西南而湖日高故湖水日益泛濫而淮水且阻抑而不得出故向之泛漲於伏秋者今冬月亦盈而不消向之深僅五尺者今何止丈餘向之去堤數里者今堤根皆深數尺向之阜陵泥墩尙可分別者今則渺茫一片每至伏秋霖雨河南全省之水奔注淮河淮河之水漲入洪湖而洪湖已不能容納又益以毛城鋪天然開峰山四閘減下之水皆歸於湖其三壩減洩之水不過餘波迴溜若遇淮黃交漲風起浪湧高堰在在危險其地勢高運河一丈有奇一有潰裂則害不可勝言即三

河干問答

四 黔 南 叢 書

滾水壩天然壩減下之水入高寶諸湖則淹近湖之田入下河則泰州興鹽卑下之區難免淹沒此下河之受害也河南之水建瓴而下洪湖之水倒漾而上宿靈虹五泗盱各州縣一雨便成澤國水沉地畝不下數千百頃蠲賑無虛歲動糜帑金數百十萬地畝之荒蕪人民之流離井里之蕭條風俗之頹敗觸目傷心其臨鳳懷壽暨潁州各州邑去洪湖稍遠然淮水停蓄節節頂阻甲子三月五六寸之微雨而淮水已驟長五尺及勘河至壽州而城外皆水泛濫於兩涯之間麥田皆被淹沒

阜陽具報淮水漲入平地十餘里深至一丈五六尺不
等發社倉以賑貧民伏秋汎則泛濫愈遠蓋沿河之地
無歲不災此上游之受害也其旁近之處如清河桃源
宿遷睢寧湖之浸沒又其常也不特此也河南之陳州
歸德與潁州太和宿毫接壤其水皆由淝沙睢潁以入
淮今下游之水反倒漾而上而河南之水亦阻而不得
下故歸德陳州各州邑亦動輒告災地畝亦多板荒山
左濟寧以西曹單以東各州邑之水皆無所洩南陽昭
陽盡爲沮洳之區至若西風鼓浪行舟漂湧衝石堤而
立碎雖有救椿豈能恰遇其處此皆黃奪淮之爲害也
蓋數百年於此而於今爲尤烈何世之習而不察也可
怪也或曰淮之爲暴如潘公所引先春亭記亦自古而
然曰當其時淮之爲暴或數十年而一見故紀之以志
異未有歲歲如此者也或曰今天然壩既開下河既疏
水患其亦息乎曰天然壩不過稍洩洪湖回溜之水以
保高堰之石堤可耳今歲水尙未過三壩而洪湖已不
免於倒漾沿淮之地麥秋皆被湮沒况當淮黃交漲之
時又以敵黃爲慮不敢輕議開放則民田之受累已不

少矣下河之卑下亦地勢使然亦聊以補救云爾卽疏浚海河一經霖雨各場河之水皆奔匯於海河又兼海潮上湧亦難宣洩且鹽河有閉閘之時而潮汐無停歇之日安在其久而不淤乎是以從前屢濬屢淤迄無成功豈非海口之高下有定位非可以人力爭乎或曰借清以刷黃淮亦不爲無功於河曰此最其說之難通也黃性湍急故能刷沙清水合之其性反緩其刷沙也無力是不惟不能助黃而反牽制之且沙見清水而沉是不惟不能刷之而反停淤之海口之不能日深未必不

河干問答

六 黔 南 叢 書

受淮之累也不然自古黃獨流入海又何嘗籍清水以刷沙乎

論河不能分

或曰二瀆交流之爲害酷也或于豫充分河而導之以殺其勢不亦可乎而世之論者以爲河不宜分分則力弱不能刷沙禹何以疏九河王景何以十里爲水門後世之分河者亦不少也其果不可分乎曰非不宜分不能分也世之論者拘於束水攻沙之說夫沙隨水分分水者非止分水而不分沙也大水刷大沙小水亦刷小

沙計河之深不過二丈若如他水之散緩可疏之爲數
河深不過數尺不惟制之甚易且可資其灌溉之利前
之人何憚而不爲也無如黃水之性湍急如物之膠葛
糾戀而難分嘗於曹縣之芝蔴莊開一引河其水當岐
分處忽南忽北如是者旬日引河之勢既盛而正河遂
涸故曰河不兩行又豫兗土最疏惡若支河刷深則全
河盡歸支河若下游稍有未暢則仍歸正河且河之遷
徙不常或分之未久而正河之溜勢稍移則支流立涸
此其所以難也故河之分流久而必合徐武功之九堰

河千問答

七 黔南叢書

不久卽廢惟寧夏之河其地高而土堅河出青銅峽乃
就峽口分之滎陽之汴渠所謂於鴻溝下引河爲漢唐
之運道蓋地近成臯山脈其土既堅故可立石門以分
水賈讓所謂據堅地是也若平原曠野土性疏而不可
爲矣若禹之疏九河非以一河分而爲九也蓋其時洪
水泛濫禹就其地疏之使由地中行其後亦必漸自合
并世謂齊桓公堙河以廣地亦非也王景之水門治汴
渠非謂沿河每十里立一水門也河行千餘里至千乘
海口不惟不勝其繁且更相迴注仍入於河又何爲多

事乃爾蓋其時滎口石門已壞乃在河中此分黃爲汴之要津水口寬則河流冲刷而易潰水口狹則分水無幾無以濟運故於滎陽一帶擇堅地十里爲一水門使相迴注下游共爲一汴河以利漕挽耳故史不書河渠成而書曰汴渠成則景於此用力爲多也然度其時亦不過爲三數斗水耳乃世不察遂謂沿河爲水門亦記事者未能別白言之之過也

論分黃導淮之難

或曰河既不能分若於清口之上另闢一河以導黃入海而以淮之故道還淮又分淮爲一渠以入河而通漕是不亦可乎即不能引全河亦可分河而殺其勢則淮水暢出清口不猶愈乎曰是誠中策也然反覆思之亦有甚難者凡分河必假河之力以衝刷之桃清一帶其土性甚堅清口而下節節埽上埽下水深至四丈餘則掣溜甚急河至此已有建瓴之勢今另闢一河至海三百餘里所費不貲必不能如故河之寬深恐虛糜帑金而無益耳分河又必於河流迂曲之處乘勢利導所謂河頭也今清口而上河流迅直無河頭可引是欲分之

勢亦有所甚難且河之決或在所分之上決於上則分於下者亦涸矣故吳桂芳之草灣楊一魁之黃家壩不久而亦廢陶莊引河究未能暢流是亦前事之可驗者也

論河決之由

或曰後世何以多河決之患也曰防之而後決也譬如羣虎放之深山曠野則游行自如若以千百人夾之使之或東或西其噬人也必矣古之治水者順水之性疏濬之利導之而已未聞爲堤以障之也平當之奏開寶

河干問答

九 黔 南 叢 書

之詔理到之言也曲防起於後世然齊趙以河爲界猶去河二十五里而爲堤亦未近水爲堤也自漢乃有金堤石壩至宋仁宗天聖七年高弁高繼密上黃河諸埽圖宋史河渠志記捲埽之法與今同其記臨河諸州各埽即今臨河埽工也其馬頭鋸牙上約下約等名目即今之挑水排椿雞嘴填也木岸即木龍也世謂捲埽仿於賈魯非也元豐四年澶州小吳埽決李立之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定爲三等以向著河勢正著河身爲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河離堤一里內爲第三是

宋之埽多臨河也故河之患爲尤烈而後世治河者猶篤守之何也夫河本有正道淺者亦不下丈餘河即善遷必無越出平地丈餘東西橫流之理河本濁流無堤則秋水時至雖泛濫於兩涯之間然其勢散漫不爲大害水去沙停地反肥饒臨河之地日高久之河流不溢出於岸而河身日深曩者河南河去堤最遠河偶陷堤又爲一堤環之謂之塌堤還堤蓋內外之地相平堤穿而河不徙也自臨河築縷堤河去堤近者至以丈計河形迂曲堤亦隨之堤有定形河多變遷遠者忽近直者反曲近者則偏河曲則迎溜既夾河而爲堤以爲束水攻沙不知河之兩涯旣狹河之溢出者歲歲填淤故臨河之堤高四五尺而堤外高至丈餘河之泥沙爲堤所束不得散布其填淤於堤根者十之五而仍歸於河身者亦十之五故堤高而河身亦高以水面較之堤外田廬高者至丈餘沿河至海皆然堤近而曲河一薄堤堤穿即建瓴下注小則淹浸大則奪河於是捲埽以護堤或禦之不時或力之不敌或埽朽而移河亦遂決河決而正流淤則河身愈高刷之愈難屢決則屢淤屢淤則

愈高愈高則愈決此非堤防之爲害乎今河南開封府之河水面高如女牆徐州之二洪昔在水面爲漕舟梗今皆在水底不可復識王家營減水壩建於康熙四十年原以減洩伏秋異漲之水今霜降水落時水面乃高於壩五尺餘每秋後開之以濟鹽運非河高之明驗乎古之善治水者曰不與水爭地今欲讓之而不能此積重之勢也淮揚之人有一旦爲魚之憂河身無可疏之理而恃堤埽以禦河此不勝之數而日敝之道也國家經費日煩而不測之變不可勝防亦奈何不知所變計乎

河干問答

一一 黔南叢書

論河工補偏救弊之難

或曰河旣不可分世所謂治河只有補偏救弊之法無一勞永逸之策不信然乎曰世之所謂補偏救弊者曰堤埽曰減水壩曰引河曰放淤四者盡治河之能事矣夫增卑培薄捲埽下椿所謂防之而後決者非但下策也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減水壩以爲減洩異漲之水夫此減下之水將安歸乎非泛濫於南東其畝之間耶即一減水壩爲一引河亦水過而即淤耳斬文襄公

多開減水壩人或攻之則欲費百五十萬爲堤以來引河而徵其費於民田夫即能保引河之水之不旁溢不能使不淤墊也即能使民田不受引河之害而洪湖之泛濫不能免其害於西南沂沭之漲流黃河之偶決不能免其害於東北是非引河之堤所能禦也堤遂足爲利乎且費數百萬之帑金以治河而又有無窮之費以治各處之引河是以必不可行之事難當寧也且河勢變遷則壩亦徒費引河以避險是矣然亦只可行之於兩堤稍寬之處未有於堤外開河者且河或不成費無所銷故往往畏而不敢言又引河之尾所直之處河復近堤是避一險而又生一險也且數開引河則河流益直直則刷沙無力而河身益淤此隱患之難知者也至若放淤必其堤外地勢與堤內高低不甚相遠且係直溜或可行之若夫地勢過低溜勢稍曲恐難收束致生他患且新築之堤生土難恃既舍舊堤新淤之土一遇坐灣崩潰必速皆未爲計之得也嗚呼補偏救弊直所謂捧土塞河耳而世方守之而不變蓋亦計無復之已

論河道宜變通

或曰子之深有感於河之爲害而慨治之無其術也其亦有長策乎曰難言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蓋一出口而世已目爲病狂爲怪誕也雖然鳳泗及濱海之民困極矣天心有悔禍之時則河道終當有改易之日吾存其說以俟後世不亦可乎夫河之徙而南也世之人不惟不以爲怪且習以爲固然反若利其如此者只知爲漕之便而未知其爲害之酷如前所陳也劉忠宣公疏云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萬侍郎治水筌蹄云

河千問答

一三二 黔南叢書

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堤之議者是逼河使北行也由是言之二公非不知地勢之南高北下非不知水性之就下而終強河使之南者以妨運也然雖強之南而河屢決而之北而其決又多自金龍口其北者多由濮范注張秋由大清河入海嘗試考之漢元光決瓠子注鉅野五代晉開運元年決滑州浸濮鄆環梁山合於汶水宋咸平三年決鄆州浮鉅野天禧三年決滑州歷濮鄆注梁山灤鉅野澤通連梁山灤即在張秋

東金章宗明昌五年決陽武由濮鄆至張秋沙灣入海
弘治二年決金龍口下曹濮衝張秋弘治五年復決金
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由東阿鹽河入海萬曆十五
年萬曆三十年皆決金龍口崇禎四年復決金龍口衝
張秋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河決封邱朱源寨築金
龍口堤朱源寨近金龍口也九年河決封邱大王廟口
水從長垣趨東昌壞安平堤北入海安平鎮即張秋大
王廟即金龍口之東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河決
武陟釘船帮馬營衝張秋入海六十一年復決武陟秦

河千問答

一四 黔 南 叢 書

家廠衝張秋夫河南各險工不數年而即變一有疎虞
其決而之張秋必也今河之南徙既拂其就下之性而
河身日高不可得而疏縷堤日近不可得而遠也淮黃
交流其害日深不可得而補救之也河之行在在皆危
導則何若去危就安因其勢而利導之乎今自東明而
東皆有洪漆等河故道自張秋而下以至於海所謂大
清河即濟漯之故瀆深至二丈餘寬至數十丈每年惟
戴村壩減下之水行之此亦天之所以待黃流也而大
清適符國號豈非河至今日必行此道耶是亦奇矣今

誠自張秋而西測量地勢因河所數行之處另闢大河引之堅地其張秋以東即因鹽河大清河開浚之計所賣不過數百萬當兩河數年之費其利有不可殫述者河既北流清口而下淮水獨流暢然沛然洪澤湖之水盡洩而入海延袤數百里盡涸爲膏腴之田利一桃清宿睢環湖之地尙有在水底而徵賦者今永無湮沒之患宿邳之水有所洩不致爲黃運兩堤所束利二沂沐二河原入於淮爲黃所格今河分洩入淮則安東海州沐陽不致屢歲告災利三洪湖無減下之水高寶諸湖

河干問答

一五 黔 南 叢 書

復涸出數千百頃之田利四高郵各壩無減下之水下河諸邑永無淹沒之患利五淮水既消則鳳泗各州縣衛永無洪湖倒漾之患無蠲賑之費向之水沉地畝數千百頃皆可涸出而爲膏腴沮汝之鄉皆可耕種流亡盡復荒蕪盡闢國賦倍增利六懷遠壽州鳳陽臨淮阜陽霍邱各濱淮之地以淮水停蓄歲歲被災今皆隨時消落麥秋告稔利七穎亳太蒙各州邑渦肥沙茨諸水均入於淮以淮之倒漾而田多被淹今支流由淮而洩各溝渠之水又由支河而洩利八河南之水由各支河

入淮者向以淮河頂阻未能疏浚即上游疏浚下游無路宣洩終屬無益今皆可漸次疏通利九毛城鋪峰山四閘天然閘無減下之水以爲宿靈虹之患利十蘇家山八十里無堤之處無減下之水則銅浦不致受淹而微湖不淤旁湖之田涸出數千百頃利十一河南山東各濱湖州邑之水向爲堤所格今大河之故瀆既空皆可由之宣洩利十二新河永不復築堤其東南近山一帶更無需堤歲省兩河堤婦官役之費六七十萬利十三河南山東淮徐之民歲苦辦料今可永停利十四南北舟行無洪湖之險利十五葦蕩營數百萬之葦柴推以與海濱窮民利十六運河分淮流以入江永無黃水淤墊之患利十七運河諸閘洞或欲閉以濟運或欲洩兩湖之水均不得由民便今可隨時啓閉以資灌溉利十八沿河柳園板荒地千百餘頃永爲民業利十九開封去河四十里水與女牆平河既改流永無不測之患利二十徐州濱河水漲灌入城內石堤瀕危今無河水嚙城之患利二十一河南各漕水次可改近黃河直下張秋免遠輦衛輝利二十二夫有此無窮之利而人不

敢爲非盡爲漕計也蹈常習故苟爲自全之計未有能不顧一身之利害而以國家之繁費爲可惜民生之昏墊爲可憫者是可歎也矣

論運道宜變通

或曰子之侈言改河之利也廣矣大矣其若運道何曰固籌之矣終明之世河每淤運故竭其力排河以遠漕開泲河以避河也然豫兗之河決而東運道中斷且排河以遠漕而河乃肆虐於農又阻淮而與之共肆其虐夫漕出於農農病則漕額虧截留賑濟又爲漕病而每

河干問答

一七 黔南叢書

年治河之費又不貲是欲全漕而不知其所損實多夫既苦河爲漕害則當專治河而以漕附之以行乃排河以遠漕而實以虧漕又不能保其不害漕古今潰潰甚矣其愚也近若孫護孫嘗言改河矣乃曰黃水由張秋入大清河不過穿運河而東無沖擊之危余闕亦曰河東兩會通之漕不廢此不通之論也河東則汶與俱東矣顧剛中曰會通之河不廢則河不可得而東胡東樵曰會通有時而不用則河可以北此不知變通之術也夫使河東而廢漕則河斷不可東乃河東而漕愈速則

亦何憚而不爲乎是故其說有二昔元由海運苦其漂失謀開膠萊河而不能明苦河淤運亦屢開之而卒不成不時江陵當國爲練習世務何不畏海道之險而爲是乎蓋海道爲登州府今榮成縣之成山頭其山陡入海中舟至此多壞逾此則沿海濱而行名爲海袖皆有海口停泊與大洋絕異今海舟之由登萊至天津者風帆如織乾隆三年轉運登萊倉穀數十萬石至天津未失糶粒此又近事之可驗者今漕舟由汶入河由河入海其達津門也一日夜耳而又無一切築堤修閘挑淺

河干問答

一八 黔南叢書

剝船之費是坐收膠萊之利也昔明之運道曰清口溯黃河而入鎮口閘凡五百餘里後改泲口亦溯黃二百餘里本朝初年因之後逆流而上未嘗愆運况今順流而下乎此一說也夫人之畏河也如虎其於海也望洋而驚今驅漕舟入之必譁然以爲怪吾寧卑之不爲高論以駭俗今衛入漳之上關開河以斜入於黃審其地勢以次爲數閘以節宣之由汶達河由河溯衛以入於漳是不過迂漕舟一二日之程可安行而北矣猶以爲未便乎河旣通海則舟行必多事諳於習而人情趨便

重運或由河海往而空船浮漳衛還均於天津張秋齊
帮亦惟旗丁是聽此兩利之術也若夫沾沾爲漕計寧
使國家受虧漕之弊東南之民歲被湮沒之災而斷不
使漕舟迂一日之程受一浪之險此安得爲明於利害
輕重之數者乎

論漕運宜調劑

或曰漕之浮於漳衛也常苦淺今分之是愈淺也曰向
者溢合於漳自漳之南而溢乃別行今磁州臨漳漳溢
相近之處不過十餘里若爲閘引之是分衛而益以溢

河干問答

一九 黔南叢書

也磁州資溢以灌溉而漕之需溢常以三四月非民田
需水之時也仿衛源分日之例可也五月則汎水至矣
且河海之便利也不十年而旗丁將自易而爲海舟矣
其未易也海道旣通海船可抵張秋分載其米與貨則
船輕而無慮水弱矣免沿途起剝之費亦旗丁之所樂
從也且天下事緩急宜酌其中過緩則病上過急則病
下今漕舟之往返也不已急乎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非
待哺也征糧常以十月又挽運而之水次甚需時日非
果能冬兌冬開也速歸何爲其北上也驅之急則添絳

有費起剝有費棄其貨則賤售而困乏昔之回空常以
八九月今常以六七月北方梨棗山柿晚松秋菽皆未
及其時回空無所携則丁日貧貧則盜米虧額弊卒中
於上今誠停巡漕之遣毋掣督漕者之手使得酌其緩
急之宜度不致於誤漕而止漕之北也遇淤待濬遇旱
待雨甚則分載而由河海亦無不達淺水起剝築壩牽
挽而行十日水至則一日而至其遲速等也今稍停泊
數日即官吏張皇事或上聞致干嚴譴於是築壩以束
水而棄貨以輕舟乃朝築而水夕至矣貨不可復公私

河干問答

二〇 黔南叢書

皆病則奈何不稍需之也此司國計者不可不知也是
故寬漕期一日之程則分衛之有餘而分盜之閘可不
啓也或曰分盜則天津之舟不能至曲周非順廣之利
曰今磁州邯鄲皆有閘而舟未嘗不通蓋此河所行皆
小舟有底水尺餘兼有浸閘之水即可浮舟矣或曰分
盜則磁之稻田必減沁河之水利微矣曰盜之灌溉自
九十月以至二三月邯鄲以下可以澆麥田此漕不需
水之時自三月以後皆磁專其利其餘利之及於永年
者僅矣今仿衛源分水之法以兼利磁州之田即或其

利稍減而以數省之利害與一邑較孰大而孰小以國家之漕運與豪強之歲收較孰重而孰輕不待再計而決矣且不種稻亦可種麥非棄爲石田也况非水小之年盜原可不分乎

辯惑論

或曰子之言運道之變通也固也而世之不能無惑者費大而功難必也夫費而成功費雖大不惜也顧或者河改而運口淤河北而泛濫如故或北奪衛或東浸汶或下荏平以東奈何曰此當綜古今之河道而論之也

河干問答

一一一 黔 南 叢 書

天地奠位而河行乎間洪水以前河之故道安在河自三門而下其勢東注爲山所束故循成臯廣武而北此禹未治河以前之故也禹之治水因而疏之未有改其經流者也太史公謂禹載之高地非也自河徙宿胥口已折而東又稍折而北然其勢常潰而之東漢之屯氏宋之北流堤埽之勢激之使然也王景自滎陽下引河蓋建始及王莽時決河之故道景修而用之遂貽千載之安是時河由濬滑澶淵故奪漯川之故道以入海自河徙而南汲胙之流已絕故自元明以來河北決皆衝

張秋無有北至大名奪衛入漳者蓋榮澤而下至荊隆口與張秋東西相直也康熙六十一年河屢決武陟在荊隆口之上泛濫三十里亦未至開州也夫其決而散漫於平地猶能直注張秋況開河以引之乎今荊隆口埽下之河深至五丈蓋地勢至此而北岸愈卑雖開引河而汎水至仍由故道分流前此亦曾開引河不數年而仍歸故道今之引河亦不數年而即淤耳若於此引之決五丈之河以下注所謂建瓴之勢也但由封邱以抵張秋如洪河沙河魏河漆河故道頗多宜擇堅地引

河千問答

一一一 黔南叢書

之可以持久河之南也以注梁山匯鉅野也今其地屢淤而高南旺反爲水脊斷無或南之理其注張秋也既有建瓴之勢亦斷不至岐山出於荏平元明以來決河之故道可考也凡水之入於黃河者濁泥之漲入無不慮淤然旋淤旋通昔之鎮口泃口今之楊莊未嘗淤而阻運也糧船抵張秋尙非黃水盛漲之時若於汶衛入河之處爲閘以冲刷之淤可立通也兩河之費已省專力於運口事亦非難其荊隆口以上西至原武百餘里大概土堅而河寬防之亦甚易或竟從上游導之無不

可者或曰開河則必多壞廬墓曰遷之可也河之南也其勢常潰而之北而決在豫之北岸其所隳突廬墓得無恙乎且河之南其爲害之劇有如前所陳者亦安得不權其利害之輕重而爲婦人之仁乎或曰沿河之地必遭淹沒非山左之利其能已於怨咨乎曰是乃所以大利之也河自徐州而下堤近河自徐州而上堤稍寬河灘肥美麥收數倍故沿河之邑皆富饒今濮范壽一帶多沙鹵瘠簿河流經之淤爲膏腴此東人之所禱祝而求也

河干問答

一三三 黔南叢書

論開河不宜築堤

或曰開河已費又必爲兩堤夾之是愈費也曰堤毋庸築也使其有益雖費何傷無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如前所陳防之而後決者是也俗亦有臨河不打堤之說是知堤之不能障水也故宋任伯雨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之語古今奉爲格論然使堤去河十餘里水所不至則亦何需乎堤旣已攔水是水所至也河勢變遷今已爲遠不數年而河逼矣昔築之爲恐不堅者今欲去之而不可得河之決也雖數里之遙堤無不立潰堤亦何

益乎明知其無益而築之不已且再三築之守賈讓之
下策爲不易之良法蓋束水攻沙之說深中人心其流
毒未有已也今奈何復踵其覆轍乎或曰河之防之而
後決也故以堤爲害周定王時未有堤也河何以徙曰
河有徙有決有溢穿堤而潰曰決移於平地曰徙泛濫
於兩涯曰溢昌黎云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河亦未
有無故而徙者周定王時河徙宿胥口入漯川也其自
長壽津與漯別行東北入海亦必有當時九河之故瀆
引之而行斷無平地自開一河者但去古既遠無所稽

河干問答

二四 黔 南 叢 書

考耳宋之北股行永濟也東流唐之馬頰也河之南也
行汴渠奪泗合淮皆非於平地自開一河也今世所謂
天開引河者亦必舊有河形適當土疏惡之處漸刷而
深人未之防水驟漲則奪溜耳然亦絕無僅有之事又
或人力導之以其成之速故神其說未可盡信蓋有堤
則外高內卑河決以全力乘建瓴之勢故冲刷成河無
堤則水勢散漫平衍何由而決卽水大而河溢旁河之
地反得填淤麥必倍收不爲患此事理之至明者也不
然古無堤而河不煩治今堤防峻河何以多決也卽今

陳家浦以下至海口百餘里兩岸皆無堤而河流不徙海口不移其明驗也今長清濟南一帶皆山麓固無須堤而自滎澤至張秋又皆有漢時故堤稍修之亦可爲大河一帶之遙堤其南即以太行堤爲遙堤是兩岸無堤而有堤也其舊有旁支河形之處爲平堰寨之循河上下橫塞數處如今所謂土格者高不過二三尺許兩端漸殺與地平水至即淤成平陸如是而河何由徙自古河徙者十之一河決者十之九則堤埽之爲害也然則古人束水攻沙之說非乎曰此其說深中人心篤信

河干問答

二五 一 黔 南 叢 書

而守之者數百年於此矣而河身日淤日高其決彌甚束水矣何曾攻沙且水究何能束蓋無堤則水勢散漫而沙亦散布於兩涯束之則沙皆聚於中流無堤則水流迅疾沙反隨水去束之則水深深則流緩緩則沙愈停安能攻沙人但見偶淤之處束水奔逸以爲刷沙之明驗而不知長河停緩河身日淤之隱病且水有長落無堤則水消之時凡小河及瀝水皆可入河以消有堤以格之堤以內皆爲巨浸其爲民田之害大矣而人皆習而不察吾言其庸有侈乎

論經理東南之策

或曰河之南也歲費帑金數十萬然兵夫窮民亦得託以謀生今一旦已之將安歸乎曰聖人之治世也四民之族各予以養生之道未有爲無益之費以養之者且所養者有限而被害者無窮是有大費而并不得爲小惠也斬文襄公濬高郵之運河清水潭深入二丈餘乃見古井古街磚石宛然清水潭最低之處向爲民居乃知高寶諸湖皆民田也近折修清江閘亦於二丈之下見民居街道是水之壅而日高淹沒民田不可數計今

河干問答

二六 黔南叢書

河自北而淮自東清水日刷淮流日深宿靈虹泗邳睢海沐洪澤高寶諸湖涸出之地亦不可勝計選實心爲民有幹濟之人分道清理兵夫貧民計畝授田毋令豪右侵占倣明時軍衛之制立爲屯田雞犬桑麻皆爲樂土安在其失所乎惟是沈災方淡流冗新復宜留河工二載之費以爲牛種房屋開渠築圩之費變滄海而爲桑田此東南第一大利也至河之北也旣無堤埽行所無事事簡則無須設官分隸其事於各道暨水利丞倅以時巡循豫東縣丞主簿之管河者仍之移調近河南

河河員送部以對品候補則亦無棄人矣或曰如是則前此水利不虛糜乎曰大患除則利可興今田畝無溝洫水無所洩農田之通患水利開濬之溝渠其爲利大矣尙苦其少故今議留河工二年之費以益之安得爲虛糜乎

河干問答

二七

黔南叢書

河干問答終